

中方回應 美參議員正式提案 要孔子學院登記為外國代理人

2018年2月15日,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在外交委員會聽證會後,接受媒體採訪。



多位美國國會議員3月21日正式推出法案,要求包括將孔子學院在內的組織機構向美國司法部登記為外國代理人。他們認為,由中國政府出資辦理的孔子學院對美國學術自由、言論自由所造成的影響,及其背後所夾帶的政治宣傳令人擔憂和關切。

來自共和黨籍的魯比奧參議員(Sen. Marco Rubio, R-FL)、科頓參議員 (Sen. Tom Cotton, R-AR)與威爾遜參議員(Rep. Joe Wilson, R-SC)星期三分別在參眾兩院正式提出《外國影響力透明度法案》(The 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Act)。根據法案,包括由中國政府辦理的孔子學院等組織機構都必須登記為外國代理人。法案同時修改了《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中有關學校收受捐贈的規定,要求大學必須公佈所有超過5萬美元以上或同等價值的外國捐贈、合約或禮物。

“法案旨在提高外國政府在美國活動運作的透明度,”魯比奧議員在聲明中稱,“這將強化大學院校公開外國資金來源的有關規定,並填

補現有法律的漏洞,要求在全美國高等教育機構中擁有100多所分校,包括佛羅里達州也有幾所分校的孔子學院,向司法部登記成為中國政府的外國代理人。”

科頓參議員在聲明中表示:“如果我們希望大學校園中能有自由言論、公開辯論,那我們必須提高其他

國家在我們國土上推動有利於他們國家利益的活動之透明度。要求像是孔子學院等組織向司法部註冊他們的活動,並公佈他們的資金來源是必要的,我們必須警惕大學學生這些是外國宣傳的有害影響。”

不過,要求孔子學院登記為外國代理人的呼聲尚未受到美國大學校方全力響應。

維吉尼亞大學媒體研究學院助理教授孔安怡(Aynne Kokas)3月21日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一場談論中國影響力的聽證會上談到,她擔心有關法案將破壞美國的學術自由和機會。

孔安怡在聽證會上說:“由於學術自由的重要性,我對於支持這樣的做法有些猶

豫。我也擔心這類的註冊將不只影響美國國內層面,還會影響美國學生及學者到中國深造學習的機會。”

美國欲將孔子學院列為外國代理人 中方回應

在3月22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及:三名美國共和黨議員提議要求將在美孔子學院列為“外國代理人”,想必中國政府將對此感到極為不滿。你能否就此發表評論?

華春瑩:美國孔子學院是應美國大學的自願申請,由孔子學院總部、中國大學與當地大學本着“相互尊重,友好協商,平等互利”的原則,訂立正式協議而設立的。孔子學院的宗旨是加強中國與有關國家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友誼。事實上,我們看到孔子學院在很多國家都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也



為促進中國與有關國家間的相互瞭解、友誼和合作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注意到近一段時期以來美方個別人不時發出一些雜音,它們反映的實質和根本是怎麼看世界、怎麼看中國發展的問題,或者說能否真正摒棄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非此即彼的過時觀念,與其他國家開展互利共贏合作的問題。聽到此類種種雜音,我有時候會想起中國《論語》中的一句話,叫做“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因為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不僅寫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報告,而且載入了中國共產黨黨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在序言部分增加了“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開放戰略”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三方面內容。這是中國外交政策理念在國家法治上的最高宣誓,體現了中國致力於走出一條與傳統大國不同的發展道路的堅定決心,致力於和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繁榮的真誠願望,以及致力於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更大貢獻的崇高目標,體現了中國將自身發展與世界發展相統一的全球視野、世界胸懷和大國擔當。個別人如果沒有這樣的視野,沒有這樣的心胸和氣度,自然不能理解。我們希望那些人能夠摒棄過時理念,真正使自己的腦袋和身體一起進入21世紀,客觀理性地看待當今世界的發展潮流和中國的發展進步。

海外主流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是什麼?在中國人的典型思維里,想融入國外的主流社會就得當官從政,這也是光宗耀祖的一大捷徑,但真相是這樣嗎?本文作者並不這樣認為,在他看來,這是在中國人的主流思想去判斷國外的主流價值觀,當官從政只是職業的一種選擇,和主流社會沒有關係,受人尊敬,滿意自己的職業,才是國外主流價值觀。

經常聽人說起,中國的移民根本就無法融入國外的主流社會,如果你在國外生活,就會知道這樣的說法特別可笑。你用中國的思維去想國外,就像是井底之蛙去想象高山什麼樣子,那能有概念嗎?也許是美國的電影看多了吧,把“主流社會”和“上流社會”搞混了。

我們先說說上流社會是什麼?也就是你誤以為的主流社會。他們是一些通過幾代人的積累,幾代人對社會的卓越貢獻,幾代人做倍受尊敬的善事,成為所謂的貴族。當然也有像比爾蓋茨和扎克伯格這樣的新貴,但他們是靠給社會的巨大貢獻成為受人尊敬的人。這個上流社會不是融進去的,而是積累出來的。

這些人就是你在電影里經常看到的,穿着禮服,在豪華的莊園後院開派對。現實生活中,他們佔美國極小的比例,別說是主流,就連支流都不算,只能說是鳳毛麟角。但他們這種生活普通的老百姓可以去豪華酒店花錢享受上幾天,所有人不可能天天開派對吧。

什麼是國外的主流社會呢?其實就是中產

階級,再具體一點說就是,有套洋房,有輛汽車,有一份年薪十萬美元左右的工作,有個幸福家庭...只要通過先上學,後找工作,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中國人,基本上都能達到這個水平。

我知道國內的人到底是什麼思維方式,他們覺得當官才是主流社會,從政才是主流社會,這就是拿中國的思維去想國外。在中國當官從政,霸佔了社會的大部分資源,所以才威風不已,國外完全是兩個概念。政府像物業管理公司,議員像是業主委員會,不過是一種職業而已,有人

喜歡,有人不喜歡,有人適合,有人不適合。

國外從政可以享受老百姓賦予的一些權力,但有個最要命的要求,就是要用隱私來交換,道理很簡單,因為你管着大家金庫的鑰匙,大家對你不放心,要把你的所有秘密暴露出來。在一個崇尚自我的國家里,這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政客不是那么好當的,你要當個服務員偷偷跟自己相好的去開房,老婆不知道,沒有人會注意你,但是當政客,你就別想了,要是克林頓僅僅當個大律師,睡幾個實習生除了希拉里沒人追究。

有人會說,畢竟華人從政的比較少,在國外的華人會反問,我為什麼非要從政?中國人覺得當了官才光宗耀祖,但這不是中國,追求的是自己高興,誰會管別人怎么看。

依我看,華人選擇從政這個職業性價比不高,管理老外這個國家可不容易,老外太挑剔,哪

里像中國奴才那么多。當議員的確有不少津貼,但你干什么都可以掙錢,議員的津貼可不是那么好拿的,幹這一行以後就必須民主地善待每個選民,討得人們的選票,弄不好是個賠本賺吆喝的買賣,像施瓦辛格就是這樣嘛。很多人說主張民主的人就要對別人民主,這樣想非常無知,民主制度下,只有政客為了選票才會對選民主。

我們每個人都會選擇一個自己擅長的工作,花最小的力氣,賺更多的錢。你讓鐵匠去修鐘錶,只是讓別人看着修鐘錶的高貴一點。僅僅讓

國內的人看着像是融入所謂主流社會的樣子,找個又費勁,又沒有隱私的事情干,犯得着嗎?出國以後可再也沒有國內的那份虛榮了。

移民國外,開始的時候因為需要一切從頭開始,肯定是特別艱難。其實最佳的步驟還是先上學受教育,然後找工作,覺得好再申請移民。從留學生移民與回流的比例上已經說明問題,大部分人是覺得國外好,這一點毫無疑問。

中國人其實比較擅長干工程和技術,因為中國人數學學得特別好,老外的數學就特別不靈,他們說看着數學就頭疼。而老外的口才要遠好於中國人,干政客其實就是一個口才,把一個團隊研究出來的治國理念表達出來。當個終身教授和政客相比,收入和受人尊敬的程度差不多,他們同屬於主流社會。

國外往往是上流社會的人會萌生治國的願望,他們從政是一種自我實現,而同時像他們更

容易得到選票,因為選民覺得他們犯不上貪污,往往他們為了實現個人的政治抱負還得往里搭不少錢,要說這些人那才真的叫光宗耀祖,因為這是做善事的一種方式,受人尊敬才是光宗耀祖,不是陞官發財。

人家這是因為沒有經歷過文革,內戰也比較少,家族資產在政府的保護下積累,這一點中國人本來就先天不足。但你會發現,這種關係是反的,是上流社會的人融入了主流社會,而不是主流社會融入了上流社會。

找工作就是一個融入主流社會的過程,開始的時候可能對西方的文化不瞭解,但移民國家特別包容,為什麼呢?因為幾乎所有人都是移民來的,除非你是土著人。工作以後同事的圈子其實就是主流社會的圈子,大家都需要朋友,漸漸地留下一些情趣相投的,通過他們,你又認識新的朋友。

工作的環境里,大家的收入,興趣愛好都差不多,生活穩定以後,在單位里就開始有些陞遷的機會,很多事情不是周圍的人歧視你,而是你對很多東西不瞭解而已。中產階層的收入也就是十萬年薪左右,然後一邊工作,一邊還房貸。比當地老外要艱難,因為他們有祖上的遺產。

或許開始有中國人又說了,不管怎樣你也變不成上流。發達了嗎?還是中國的思維方式。我為什麼非得變成上流,為了給你看嗎?健康、安全、幸福,自己舒服自己知道,別人怎么看根本就不在乎,這就是國外主流社會的主流思想。
文:心林之火

華人眼中融入外國主流社會就是當官?

中國人在美國會受到歧視嗎?看老美怎樣回答這個問題

Alfred W Croucher:當然,中國人在美國會受到歧視!但這並不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中國人會被歡迎進入美國大學的頂尖學府,在頂尖的研究和實驗室做研究。(儘管在頂尖大學中,中國人可能有非正式的配額但類似的成績特別好的猶太人也有)。如果他們的條件充分,並且具有公民身份,他們將被歡迎加入公共服務部門,他們可以在美國高科技領域和通常的服務行業建立成功的公司。

當然,偶爾也會有喝醉酒的紅脖子可能會大喊滾回你自己家,他們被嘈雜的大陸旅遊團惹惱了,或者大學里有太多中國人,這讓他們很惱火。但是中國人是一個驕傲的,他們對自己的智慧和文化的有著強烈的自豪感通常把這種現象當成野蠻人的嚎叫。

美國人已經再為中國成爲一個競爭文化的世界做準備了。年幼的孩子將被教授中文就是一種很自然的結果,這些課程使他們更多地瞭解中國的經濟和文化。

所有的文化都有一種優越感,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們的政府面對我們的多樣性試圖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進行鬥爭,結果好壞參半。

至於澳大利亞,在過去十年里中國人口激增了100萬。在接下來的十年里,印度人口將同樣繁榮起來,這一切我們都能接受。正如我們的總理所說:一個沒有一百萬中國人的澳大利亞將是難以想象的。我的孩子們有一半的中國血統他們對這兩種文化都感到自豪(他們能流利地講粵語)。越來越多的澳大利亞人會成爲歐亞混血兒。

Craig Reynolds:大多數人總是傾向於歧視少數群體,這是人類的天性,至少在美國是這樣。

你想體驗真正的歧視嗎?作為外國人嫁給一個美國人吧。

我的太太是北京人,我們住在南加州的聖蓋博谷,我們都受到了歧視,她因為嫁給了一個美國人受到歧視,我因為娶了一個亞洲人而受到歧視。



我們每天都在體驗它!當我們經過時,中國男人會往地上吐口水,美國女人給我一個厭惡的表情,中國女人羨慕地看着我的妻子,美國男人羨慕地看着我。

關於為什麼我選擇了一個中國女人我被問了很多問題,關於她為什麼選擇了一個美國人,她被問了許多問題。

我不能代她回答,但我警告所有人都不要對我施壓;因為你不會喜歡我的回答。

David Thompson:我娶了一個美麗的新加坡女孩,她是百分之百的亞裔,她會說英語,中文普通話流利,她的英語有中國口音,她很難理解一些說英語的人,特別是如果他們說得很快時

我帶她去過很多地方,商店,吃飯的地方,我的工作場所,她總是受到尊重,當人們瞭解她的時候他們也會像我一樣欽佩她!當她的家人(住在新加坡)問我同樣的問題(是否受到歧視)時,我感到很震驚。

也許在美國的某些地區,人們的態度可能有所不同,我不能代表整個美國說話,但還是可以做個參考的,這世上有好人,有壞人。總的來說我認爲大多數美國人對任何人任何背景都是接受和開放的,就像其他人一樣,他們會根據你對待他們的方式來對待你

Connie wu:會在多大程度上這取決於你所處的地點,讓我們回想一下是不是這樣。

我是中國人,我想說的是所有人都會受到歧視。對於中國人來說,歧視可以建立在智商、語言、面部特徵、口音(如果你有的話)等之上。但是,最重要的是我鼓勵你不要過于沮喪,要敢於發表自己的意見。

Phil King:我不是中國人,我娶了一個新加坡華人。我們住在伊利諾伊州北七部,這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地區,深受芝加哥地區自由派的影響。

我們沒有注意到這裡有多少歧視,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偶爾會有一些眼神,但是並不太明顯的。

我妻子對政治和宗教問題並不沉默,她會經常性地發表許多意見,這導致了一些小分歧,然而,她富有感染力的笑聲和幽默感卻不斷地贏得人們的喜愛。

當我們住在北卡羅來納時我們經歷的麻煩要多一些,這讓我很驚訝,因為那里有海軍基地,通常,當你和一個亞洲女人在一

起時每個人都認爲她是在利用你來進入美國。

更糟糕的是我們在找公寓的時候,我打電話詢問是不是有公寓可租,房東說有幾個房間可供出租。因為我在工作所以,我讓我妻子去看房,結果她被告知沒房租給我們,沒辦法我們只能繼續找

Joseph wong:人們傾向與和自己喜歡的人或感覺好的人打交道。在歧視問題上,東西方是一樣的。

這與其說是歧視行爲,倒不如說是外國人和我們同類之間不同的待遇。所有這些關於貧富、平等、階級鬥爭的討論,都是歧視的行爲。不論你喜歡與否,任何事情都可能被誤解爲歧視。

邊界,膚色,語言,教育,財富都會將人們區分開來。看看現在發生的歐洲難民問題,進入開放邊界國家的難民將面臨多年的歧視,當本地居民受到數百萬人的威脅(至少這是一些人對移民的看法),本已不堪重負的經濟增加更多負擔的時,人類就會在歧視這條道路上越行越遠。

